2026年11月8日
星期日
责编 缪佳祎
版式 虞君明

那场跨越山海的圆谱

□惟楚



冬至，暖阳，有风。舟山定海马岙“双桂堂”内香烟缭绕。红绸覆盖的林氏版印新谱静静置于案上，如一川冰封的河，等待被族人的目光照亮。林氏族人从四方集聚而来，鬓霜的老者与指尖染色的年轻人都静静相立。这一刻，连时间也变得柔软起来。

我，这个刚迈入修谱门槛的人，被这“双桂堂”迷住了。

这盏心灯点了三十年

这场寻根，起始于一块匾。1992年，林家的祖祠得到归还。那一刻，门楣空荡，不知是谁，提笔写了“林姓宗祠”四字，这四字，如一枚石子投入河面。多年后，林福军在回忆中说：仿佛在懵懂中，被那笔墨牵进了寻根问祖的行列。这个极个人化编修宗谱的心动，也在林承绪、林承能、林富来等人心中泛起了涟漪。修葺宗祠时，这些人搬来了砖瓦，也搬来了最初的心念。

10年过往，那道涟漪渐成波澜：林孝龙，“主心骨”；林加华，总编纂；林财兴、林承能、林玉荣、林国楚等宗贤成为宗谱重修的骨架，他们倡议并毅然首赴福建寻根。林财兴先生包揽了首次远行福建莆田的全部资费。这份慷慨的背后，是尘世间一个有志者对“我从何处来”这一古老命题最赤诚的追问。尤为动人的，是这份情怀的接力：他的儿子林坚定不仅接过企业，更接过了父亲这份浓浓的家族情结——修谱，成了一场跨越代际的共愿。他曾两度捐款，调度资源，成为谱事“脊梁骨”。是不是当今修谱的动力，就来自这样一种“情感—责任”共同体的悄然生成？它由个体心灯点燃，终成照亮族群的星河。

那条舟楫来自“八角井”

心火需有航道。编修时间20余年，困难自不用说，最大的问题是寻根：马岙林氏来自哪里？虽有“莆田八角井”五字，却地理渺远，线索模糊，若是要去走访，犹如大海捞针。大伙儿的那份热忱，几度在现实问题前“望而却步”。

转机竟在方寸屏幕之间。2023年，林福军在抖音上看到了祖亲的影迹，种种迹象都对得上号，这场景极有一种隐喻意义，想不到最古老的追问，竟借助于最现代的媒介流淌。

两个月后，马岙林氏遇上了“莆田林氏·长城金紫林——林山”。一条虚拟的通道就此打开。那个深夜，他们用微信发送“请求”，并附上电子谱牒。瞬息间，电子谱牒跨省传递，地名、人名、世系图在数字空间飞快拼合。信息时代的现代媒体成了马岙林氏寻根觅踪的“驿马”，将曾经山重水复的寻亲路，缩为咫尺。

这并非信息媒体对传统的简单替代，而是一场传统与现代对宗亲连谱的无缝融合，那座传说中的“八角井”，从泛黄记忆的彼岸缓缓驶入清晰可见的此岸。

科技为舟，还需罗盘定航

若无学术的校准，谱系易成无本之木。马岙林氏深明此理，林孝龙、林加华等人注册成立了一个“舟山市定海林氏文化工作室”，“开门修谱”，由此迎来了“浙东（舟山）家谱研究中心”杨先烘、胡本祥、王伟祥、翁源昌诸先生——他们虽是外姓专家，却以近乎宗亲的热忱投入其中。

杨先烘先生常在微信群发出长篇论述，细致周详，“如负责任的家长”；胡本祥先生搜罗了大量浙东林氏资料，为家谱编纂指出另一种可能；王伟祥先生沉浸之深，令人感慨“恍若我林氏一员”。他们提供的不仅是故纸堆里的线索，更是一套严谨的家谱范式。谱牒的体例、考证的规范、表述的雅驯，皆赖于此。于是，情感驱动的自发行为，升格为一项有学术根基的文化工程。

那次归泊，跨越山海的仪式与认同

寻根的终章，是认祖归宗。这不仅是文献的对接，更是情感的落定与文化身份的确认。在莆田，林建国副会长、林春明专家依据谱牒，郑重确认马岙林氏乃“九牧六房后裔”。次年，林学军会长于九牧祖陵主持谒祖仪式，赠匾以铭。此后，莆田宗亲跨海赴舟山参与揭匾，专家亲临马岙工作室指导……往来不绝。

这已非单向的求证，而是双向的、仪式化的文化共舞。祖源地的正式接纳与回访，为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追寻，画上了一个温暖而庄重的闭环。根，从此不只是纸上的世系图，更是可赴的约、可握的手、可共燃的香火。

这缕余音，在传统与智慧之间

冬至典礼的喧闹终会散去，“双桂堂”重归宁静。但那部新谱所承载的，早已超越一族之脉。它悄然回应着这个时代的叩问：在城乡迁徙不息、旧日宗法已然解约的今天，家谱何为？

马岙林氏的故事给出了它的答案：家谱是一座桥。它的一端，系着个体对血缘与来处的深切温情；另一端，则伸向现代社会的组织智慧、数字技术与学术资源。当林坚定承父之志，当闽浙宗亲的手跨越海峡相握——他们所修订的，不仅是一部族谱，更演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何以“活”下去的一种可能。

故纸未必冷，传统未尝旧。只要寻根的眼睛愿意望向时代的长河，便能找到渡河之舟。那智慧，就藏在敢于用抖音寻亲的尝试里，藏在向专家虚心请益的襟怀里，藏在林孝龙、林加华以及林财兴、林坚定他们两代人无声接力、跨海相认的情义里。

家谱如舟，渡的是人，也是社会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书信与照片的情怀

□严嗣声

小时候路过定海中大街城隍庙附近，总会看到帮人代写书信的场景。一位农妇坐在长条板凳上，向执笔人诉说着对异乡亲人的挂念。

提起书信，总会想起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书信的往事。

刚到连队，环境陌生，劳动辛苦。收工回来，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玉米面窝窝头或发糕。傍晚空闲时，因思念家乡迫切，我们经常会去连部，看看通信员从团部回来了没有，他会带来家乡的书信。

如果收到家乡的书信，高兴得心都是甜滋滋的，那封书信里装着亲人的叮嘱、关怀和问候。有时候还有一只包裹，里面有我们爱吃的家乡特产：风带鱼、酱肉、年糕片和红膏呛蟹。大家围在一起，忆起故乡时，北方知青会问：“这生的螃蟹也能吃？”

拿着书信，躺在土炕上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没有桌子，就趴在箱子盖上，铺上信纸，在灯光下，一笔一画、一字一句写着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思念和记挂。书信邮路遥远，从连队到舟山最起码也要一个星期。

我们头顶日月，脚踏黄土，挥洒汗水。一次在挖渠劳动时，突然通信员叫我的名字。原来他把家乡的书信送到了工地上。我一下子来了精神，扔下铁锹，接过厚厚的信封。拆开一看，信封里面还有一张照片，拍摄于1971年9月28日，是我们响应祖国号召离开家乡的那一天。我们500多名舟山知青在去往宁波的“601”客轮上，站在船舱边挥手告别故乡、告别亲人的画面。照片里有我的身影，但我没有挥手，直愣愣的眼神望着码头，寻找欢送我的二位姐夫。

我回信给家里，问清楚照片的由来。原来是我二姐路过定海西大街，看见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好几张不同画面的照片，好不容易才把有我身影的那一张讨要过来，并寄给了我。从此这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永不消逝的回忆。

转眼八年过去了。八年来，也不知写过或收到多少书信。1979年春节过后，是我在连队最后的日子。一位连队邀请来指导我们菜地班种菜的本地农民老乡老赵头，听说我要返城了，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反正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就多呆几天再走吧！”

当天晚上，我整理了旧箱行李，准备返城。八年的知青生活画上了句号，可心里却想：我还会回来吗？

今年是舟山知青纪念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5周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连队生活和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只能在回忆中再现。照片已经破旧、折裂，但当年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激情依然还在。

虽然我们已两鬓斑白，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忘。我们的青春将被铭记。

本报地址：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 邮政编码：316021 年价：288元 印刷：舟山海印印业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舟市监广登字001号